

李卓吾先生批評西遊記

第四十六回

外道美強欺正法

心猿顯聖滅諸邪

話說那國王見孫行者有呼龍使聖之法即將閔文用了寶印便要遍與唐僧放行西路那三個道士慌得拜倒在金鑾殿上啟奏那皇帝卽下龍位御手慌攙道國師今日行此大禮何也道士說陛下我等至此匡扶社稷保國安民苦歷二十年來今日這和尚弄法力抵了去去敗了我們聲名陛下以一場之雨就怒殺人之罪可不輕了我等也望陛下且暫住他的閔文讓我兄弟與他再賭一賭看是何如那國王著實昏亂東說向東西說向西真個牧了

聞文道國師你怎麼與他賭虎力大仙道我與他賭坐禪
國王道國師差矣那和尚乃禪教出身必然先會禪機繞
致奉旨未經你怎與他賭此大仙道我這坐禪比常不同
有一異名教做雲梯頭聖國王道何為雲梯頭聖大仙云
要一百張桌子五十張作一禪臺一張一張壺將起去不
許手攀而上亦不用梯凳而登各駕一朵雲頭上臺坐下
約定幾個時辰不動國王見此有些難處就便傳旨問道
那和尚我國師要與你賭雲梯頭聖坐禪那個會麼行者
聞言沉吟不答八戒道哥哥怎麼不言語行者道兄弟實
不瞞你說若是踢天弄井攪海翻江担山赶月換斗移星

諸般巧事我都幹得就是砍頭剝腦剖腹心異樣膽那
却也不怕但說坐禪我就輸了我那裏有這坐性你就把
我鎖在鉄柱上我也要上下爬踏莫想坐得住三藏忽的
開言道我會坐禪行者歡喜道却好却好可坐得多少時
三藏道我幼年過方上禪僧講道那性命根本上定性有
禪在死生閔裡也坐二三個年頭行者道師父若坐二
三我個就不取經罷多也不上二三個暗辰就下來了
三藏道徒弟啞却是不能上去行者道你上前答應我送你
上去那長老果然合掌當胸道貧僧會坐禪國王教傳旨
立禪臺國家有倒山之力不消半個時辰就設起兩座臺

在金鑿殿左右那虎力大仙下殿立于階心將身一縱踏
一朵席雲徑上西邊臺上坐下行者夜一根毫毛變做假
像陪著八戒沙僧立于下面他却作五色祥雲把唐僧撮
起空中徑至東邊臺上坐下他又欽祥光變作一個焦燎
虫飛在八戒耳邊道兄弟仔細看者師父再莫與老孫
替身說話却馱子笑道理會得理會得却說那鹿力大仙
在繡墩上坐有多時他兩個在高臺上不分勝負這道士
就助他師兄一功將髻後短髮拔了一根捻著一團彈將
上去徑至唐僧頭上變作一個大臭虫咬住長老那長老
先前覺癢然後覺疼原來坐禪的不許動手動手算輸一

聽聞疼痛難禁，他縮着頭就着衣襟擦癢。八戒道：「不好了。」

癩象、羊鬼、風發了。沙僧道：「不是。」是頭風發了。行者聽見道：

我師父乃志誠君子，他說會坐禪，斷然會坐。道不會，只是

不會。君子家豈有謬乎？你兩個休言，等我上去看看。好行

者，嚶的一聲，飛在唐僧頭上，只見有豆粒大小一個臭虫，

呵他師父，慌忙用手捻下，替師父撓撓接接，那長老不疼

不癢，端坐上面，行者暗想道：和尚頭光，虱子也安不得一

個，如何有此臭虫？想是那道士弄的玄虛，害我師父，哈哈

枉自也不見輸贏，等七孫去弄他，一弄這行者飛將

在獸頭上，落下搵身一變，變作一條七寸長的

道士鼻凹裡叮了一下，那道士也不穩，一個筋斗
去，幾乎喪了性命，幸虧大小官員人多救起，國王大
着當駕大師領他往文華殿裡梳洗去了，行者仍駕祥雲
將師父駝下塔前，已是長老得勝，那國王只教放行，鹿力
大仙又奏道：陛下，我師兄原有暗風疾，因到了高處，冒了
天風，舊疾舉發，故令和尚得勝，且留下他，等我與他賭隔
板猜枚。國王道：怎麼叫做隔板猜枚？鹿力道：貧道有隔板
知物之法，看那和尚可能勾，他若猜得過我，讓他出去，猜
不着，憑陛下問擬罪名，雪我昆眾之恨，不污了二十年保
國之恩也。真個那國王十分昏亂，依此讒言，卽傳旨將一

珠紅漆的櫃子。命內官擡到宮殿教娘娘放上件寶貝。須臾擡出。放在白玉堦前。教僧道。你兩家各賭法力。猜那櫃中是何寶貝。三藏道。徒弟。櫃中之物。如何得知。行者歛祥光。還變作蠅螬虫。叮在唐僧頭上。道師父放心。等我去看來。好大聖。輕輕飛到櫃上。爬在那櫃腳之下。見有一條板縫兒。他鑽將進去。見一個紅漆丹盤內。放一套宮衣。乃是山河社稷襖。乾坤地理裙。用手拿起來。抖亂了。咬破舌尖。上一口血。哨噴將去。叫聲變。卽變作一件破爛流丟。一口鐘。臨行又撒上一泡臊溺。卽還從板縫裡鑽出來。飛。僧耳聒上。道師父。你只猜是波瀾流丟。一口鐘。三。

教猜寶貝哩。流丟是件甚寶貝者莫管他。只道

唐僧進前一步正要猜那鹿力大仙道我先猜那櫃

山河社稷。乾坤地理。裙唐僧道不是不是。櫃裡是件破爛流丟一口鐘。國王道這和尚無禮。敢笑我國中無寶貝。甚麼流丟一口鐘。教拿了。那兩班校尉就要動手。慌得唐僧合掌高呼陛下。且赦貧僧一時待打開櫃看。端的是寶。貧僧領罪。如不是寶。却不屈了貧僧也。國王教打開看。當駕官卽開了。捧出丹盤來看。果然是件破爛流丟一口鐘。國王大怒道。是誰放上此物。龍座後面閃上三宮皇后道。我主是梓童親手放的山河社稷。乾坤地理。裙却不知

逐

怎麼變成此物。國王道：御妻請退。寡人知之。宮中所用之物，無非是段絹綾羅。那有此甚麼流丟。教擡上櫃來。等朕親藏一寶貝。再試如何。那皇帝卽轉后宮，把御花園裡仙桃樹上，結得一個大桃子，有碗來大小，摘下放在櫃內。又擡下，叫猜唐僧道：徒弟呵，又來猜了。行者道：放心。等我再丟看看。又嚶的一聲飛將去。還從板縫兒鑽進去。見是一個桃子，正合他意。卽現了原身，坐在櫃裡。將桃子一頓口啃得乾乾淨淨。連兩邊腮凹兒都啃淨了。將核子安在裡面。仍變蟪蛄蟲，飛將出去。叮在唐僧耳躲上。道：師父，只道是個桃核子。長老道：徒弟呵，休要弄我。先前不是口快幾

子拿去典刑這翻須猜寶貝方好。桃核子是甚寶貝。行者道：休怕，只管贏他便了。三藏正要開言，聽得那羊力大仙道：貧道先猜是一顆仙桃。三藏猜道：不是桃，是個光桃核子。那國王勸道：是朕放的仙桃，如何是核？三國師猜着了。三藏道：陛下打開來看，就是當駕官又控上去，打開捧出丹盤，果然是一個核子，皮肉俱無。國王見了，心驚道：國師休與他賭鬪了，讓他去罷。寡人親手放的仙桃，如今只是一核子，是甚人吃了？想是有鬼神暗助他也。八戒聽說，與沙僧微笑道：還不知他是會吃桃子的積年哩。正話間，只見那虎力大仙從文華殿梳洗了，走上殿道：陛下這

頑皮

越至此
夢至此
齊身矣

和尚有搬運抵物之術。擡上櫃來。我破他術法。與他再猜。國王道。國師還要猜甚。虎力道。術法只抵得物件。却不抵得人身。將這道童藏在裡面。管教他抵換不得。這小童果藏在櫃裡。擡上櫃蓋。擡將下去。教那和尚再猜。這三番。甚是寶貝。三藏道。又來了。行者道。等我再去看看。嚶的又飛去。鑽入裡面。見是一個小童兒。好大聖。他却有見識。果然是騰那天下。少似這伶俐。世間稀。他就搖身一變。變作個老道士。一般容貌。進櫃裡。叫聲徒弟。童兒道。師父。你從那裏來的。行者道。我使遁法來的。童兒道。你來有甚教誨。行者道。那和尚看見你進櫃來了。他若猜個道童。却又不驗。

目擊言

頑皮

看到此
哭人也
笑人也
也活

猴

了。是特來和你計較。計較刺了頭。我們猜和尚罷。童兒道。但憑師父處治。只要我們贏他。便了。若是再輸與他。不但低了聲名。又恐朝廷不敬重了。行者道。說得是我兒過來。贏了他。我重重賞你。將金箍棒就變作一把剃頭刀。樓抱。着那童兒。口裡叫道。乖乖。忍着疼。莫放聲。等我與你剃頭。須臾。剃下髮來。寫作一團。塞在那個。乾絲裡。收了刀兒。摸着他的光頭道。我兒。頭便像個和尚。只是衣裳不趁。脫下來。我與你變一變。那道童穿的一領葱白色雲頭花絹。繡錦沿邊的鶴氅。真個脫下來。被行者吹一口仙氣。叫變。即做一件土黃色的直裰兒。與他穿了。却又拔下兩根毫。

毛變作一個木魚兒。遍在他手裡。道徒弟須聽着。但叫道童千萬莫出去。若叫和尚。你就與我頂開檀蓋。敲着木魚。念一卷佛經。鑽出來。方得成功也。道童道。我只會念三官經。北斗經。消災經。行者道。你可會念佛。道童道。阿彌陀佛。那個不會念。行者道。也罷也罷。就念佛。省得我。又教你切記着我。去也。還變蠅螬蟲。鑽出去。飛在唐僧耳輪邊。道師父。你只猜是個和尚。三藏道。這番也准贏了。行者道。你怎麼定得。三藏道。經上有云。佛法僧三寶。和尚却也是一寶。正說處。只見那虎力大仙。道陛下。第三番是個道童。只管叫。他那裏肯出來。三藏合掌道。是個和尚。八戒儘力高叫。

可此作
皆謂者
但結人
歡喜終
矣

道樞裡是個和尚。那童兒忽的頂開櫃蓋，敲着木魚，念着佛，鑽出來，喜得那兩班文武齊聲喝采，說得那三個道士，搯口無言。國王道：「這和尚足有神鬼輔佐，怎麼道士入櫃就變做和尚？縱有待詔跟進去，也只刺得頭便了。如何衣服也能透櫃口裡？」又命念佛國師呵，讓他去罷。虎力大仙道：「陛下左右是基逢對，將遇良材，貧道將鍾南山初時學的武藝，索性與他賭一賭。」國王道：「有甚麼武藝？」虎力道：「弟兄三個都有些神通，會砍下頭來，又能安上，割腹剜心，還再長完。滾油鍋裡，又能洗澡。國王大驚道：「此三事都是尋死之路。」虎力道：「我等有此法力，纔敢出此朗言，斷要與

猴

累。眠。

他賭個纔休。那國王叫道。東土的和尚。我國師不肯放你。還要與你賭砍頭剖腹。下滾油鍋洗澡哩。行者正變作蟪。螻。蟲。往來報事。忽聽此言。卽收了毫毛。現出本相。哈哈大笑。道。造化造化。買賣上門了。八戒道。這三件都是喪性命的事。怎麼說買賣上門。行者道。你還不知我的本事。八戒道。哥哥。你只像這等變化騰那也勾了。怎麼還有這等本事。行者道。我呵。

砍。下。頭。來。能。說。話。剝。了。臂。膊。打。得。人。斬。去。腿。腳。會。走。路。剖。腹。還。平。妙。絕。倫。就。似。人。家。包。匾。食。一。捻。一。個。就。團。圓。油。鍋。洗。澡。更。容。易。只。當。溫。湯。滌。垢。塵。

八戒沙僧聞言，呵呵大笑。行者上前道：陛下，小和尚會砍頭。國王道：你怎麼會砍頭？行者道：我當年在寺裡修行，曾遇着一個方上禪和子，教我一個砍頭法，不知好也不好。如今且試試。新國王笑道：那和尚年幼，不知事。砍頭那里好試？新頭乃六陽之首，砍下即便死矣。虎力道：陛下，正要他如此，才纔出得我們之氣。那昏君信他言語，卽傳旨教設殺場。一聲傳旨，卽有羽林軍三千，擺列朝門之外。國王教和尚先去砍頭。行者欣然應道：我先去，我先去。拱着手高呼道：國師，恕大胆，占先了。拽回頭，往外就走。唐僧一把扯住道：徒弟，啞，仔細些。那里不是耍處？行者道：怕他怎的。

猴

狻

抓了手。等我來。那大聖徑至殺場裡面。被劊子手趕住。了。細做一團。按在那土墩高處。只聽喊一聲開刀。搜的把個頭砍將下來。又被劊子手一脚跌了去。好似滾西瓜一般。滾有三四十步遠。近行者腔子中。更不出血。只聽得肚裡叫聲頭來。慌作鹿力大仙。兄有這般手段。卽念咒語。教本坊土地神祇將人頭扯住。待我贏了和尚。奏了國王。與你把小祠堂蓋作大廟宇。泥塑像。改作正金身。原來那些土地神祇。因他有五雷法。也服他使喚。暗中真個把行者頭按住了。行者又叫聲頭來。那頭一似生根。莫想得動。行者心焦。捻着拳。擰了一掙。將細的繩子。就皆掙斷。嗚聲長。

猴

搜的腔子內長出一個頭來。說得那剖子手個個心驚。羽
林軍人人胆戰。那監斬官急走入朝。奏道：萬歲！那小和尚
飲了頭，又長出一顆來了。八戒冷笑道：沙僧那知哥哥還
有這般手段。沙僧道：他有七十二般變化，就有七十二個
頭哩。說不了，行者走來，叫聲師父。八戒大喜道：徒弟辛苦
麼？行者道：不辛苦。倒好耍子。八戒道：哥哥可用刀瘡藥麼？
行者道：你是摸摸看，可有刀痕。那獸子伸手一摸，就笑得
呆呆。掙道：妙哉妙哉。那也長得完全。截疤兒也沒些兒。
兄弟們正都歡喜，又聽得國王叫領關文赦你無罪。快去
快去。行者道：關文雖領，必須國師也。赴曹砍頭也。當試

猴

新去來國王道大國師粥和尚也不肯放你哩你與他賭
勝且莫謊了寡人虎力也只得去被幾個劊子手也捆翻
在地幌一幌把頭砍下一脚也跌將去滾了有三十餘步
他腔子裡也不出血也叫一聲頭來行者卽忙拔下一根
毫毛吹口仙氣叫變變作一條黃犬跑入場中把那道士
頭一口啣來徑跑到御水河邊丟下不題却說那道士連
叫三聲人頭不到怎似行者的手段長得出來腔子中骨
都都紅光迸出可憐空有喚雨呼風法怎比長生果正仙
須臾倒在塵埃衆人觀看乃是一隻無頭的黃毛虎那監
斬官又來奏萬歲大國師砍下頭來不能長出死在塵埃

是隻無頭的黃毛虎。國王聞奏，大驚失色，日不轉睛。着那兩個道士，鹿力起身道：「我師兄已是命倒，殊絕了。如何是隻黃虎？這都是那和尚慳慳使的掩樣法兒。將我師兄變作畜類，我今定不饒他。定要與他賭那剖腹剜心。國王聽說，方纔定性回神。又叫那和尚三國師，還要與你賭哩。行者道：「小和尚久不吃烟火食，前日西來，忽遇齋公家勸飯，多吃了幾箇磨餅。這幾日腹中作痛，想是生蟲。正欲借陛下之刀，剖開肚皮，拿出臟腑，洗淨脾胃，方好上西天見佛。國王聽說，教拿他赴曹。那許多人攙的攙，拉的扯，行者展脫手道：「不用人攙，自家走去。但一件不許縛手，我好用。」

手洗刷臟腑國王傳立教莫捫他手行者搥搥擺擺徑至
殺場將身靠着大椿解開衣帶露出肚腹那劊子手將一
條繩套在他膊項上一條繩勒住他腿足把一口牛耳短
刀幌一幌着肚皮下一窩棚個窟窿這行者雙手爬開肚
腹拿出腸臟來一條條理得多時依然安在裡面照舊盤
曲捻着肚皮吹口仙氣叫長依然長合國王大驚將他那
關文捺在手中道聖僧莫悞西行與你關文去罷行者笑
道關文小可也請三國師剖剖剝剝何如國王對鹿力說
這事不與寡人相干是你耍與他做對頭的請去請去鹿
力道寬心料我決不輸與他你看他也像係大聖搥搥擺

猴

原來道士都是

擺徑入殺場。被劊子手套上繩。將牛耳短刀。唵喇的一聲。割開肚腹。他也拿出肝腸。用手理弄。行者卽拔一根毫毛。吹口仙氣。叫變幾隻。一隻猼臒。展開翅爪。搜的把他五臟。心肝。盡情搗去。不知飛向何方。受用這道士。弄做一個空腔。破肚。淋漓鬼少。臟無腸。浪蕩魂。那劊子手。蹬倒大橋。拖屍來。看呀。原來是一隻白毛角鹿。慌得那監斬官。又來奏道。二國師晦氣。正割腹時。一隻猼臒。將臟腑肝腸都才去了。死在那里。原身是個白毛角鹿也。國王宮道。怎麼是個角鹿。那羊力大仙。又奏道。我師兄既死。如何得現獸形。這都是那和尚弄術法。坐害我等。等。我與師兄報仇者。

王。道。你。有。甚。麼。法。力。麻。他。羊。力。道。我。與。他。賭。下。滾。油。鍋。洗。澡。國。王。便。教。取。一。口。大。鍋。滿。貯。香。油。教。他。兩。個。賭。去。行。者。道。多。承。下。顧。小。和。尚。一。向。不。曾。洗。澡。這。兩。日。皮。膚。燥。癢。好。歹。盪。盪。去。那。當。駕。官。果。安。下。油。鍋。架。起。乾。柴。燃。着。烈。火。將。油。燒。滾。教。和。尚。先。下。去。行。者。合。掌。道。不。知。文。洗。武。洗。國。王。道。文。洗。如。何。武。洗。如。何。行。者。道。文。洗。不。脫。衣。服。似。這。般。又。着。手。下。去。打。個。滾。就。起。來。不。許。污。壞。了。衣。服。若。有。一。點。油。膩。算。輸。武。洗。要。取。一。張。衣。架。一。條。手。巾。脫。了。衣。服。跳。將。下。去。任。意。翻。筋。斗。豎。蜻。蜓。當。耍。而。洗。也。國。王。對。羊。力。說。你。要。與。他。文。洗。武。洗。羊。力。道。文。洗。恐。他。衣。服。是。藥。鍊。過。的。隔。

猴。

油武洗罷行者又上前道。恕大胆屢次占先了。你看他脫了布直裰。褪了虎皮裙。將身一縱。跳在鍋內。翻波鬪浪。就似負水一般。頑耍。八戒見了。咬着指頭。對沙僧道。我們也錯看了這猴子了。平時間。刻言語。鬧他耍子。怎知他有這般真實本事。他兩個唧唧囁囁。誇獎不盡。行者望見。心疑道。那猢猻子笑我哩。正是巧者多勞。拙者閑。老孫這般舞弄他。到自在。等我作成他。綑一繩。看他可怕。正洗浴。打個夾子。淬在油鍋底上。變作個東核釘兒。再也起不來了。那監斬官近前。又奏萬歲。小和尚被滾油烹死了。國王大喜。教撈上骨骸來看。劊子手將一把鉄筥。籠在油鍋裡。撈原

來那箇籬眼稀。行者變得釘小。徃徃來來從眼孔漏下去。那里撈得着。又奏道。和尚身微骨嫩。俱剝化了。國王教拿三個和尚下去。兩邊校尉見八戒面兒先揪翻。把背心細了。慌得三藏高叫陛下。赦貧僧一時。我那個徒弟自從歸教。歷歷有功。今日冲撞國師。死在油鍋之內。奈何先死者爲神。我貧僧怎敢貪生。正是天下官員也管着天下百姓。陛下若教臣死。臣豈敢不死。只望寬恩。賜我半盞涼漿水飯。三張紙馬。容到油鍋煎炒。此一陌紙也。表我師徒一念。那時再領罪也。國王聞言。道也是。那中華人多有義氣。命取些漿飯黃錢。與他果然取了。遍與唐僧。唐僧教沙和

尚同去。行至塔下。有幾個校尉。把八戒揪着耳鬚。拉在鍋邊。三藏對鍋祝曰。徒弟孫悟空。

自從受戒拜禪林。護我西來恩愛深。指望同時成大道。何期今日你歸陰。生前只爲求經意。死後還存念佛心。萬里英魂須等候。幽冥做鬼上雷音。

八戒聽見道。師父不是這般祝了。沙和尚你替我奠漿飯。等我倚那馱子細在地。氣呼呼的道。

聞禍的潑猴子。無知的馱馬溫。該死的潑猴子。油烹的馱馬溫。候兒了帳。馱馬溫斷根。

孫行者在油鍋底上。聽得那馱子亂罵。忍不住現了本相。

淋淋的站在油鍋底道。儘糟的夯貨你罵那箇哩。屠尊
見了道。徒弟誑殺我也。沙僧道。大哥乾淨推得死慣了。慌
得那兩班文武。上前來奏道。萬歲。那和尚不曾死。又在油
鍋裡鑽出來了。監斬官恐怕虛誑朝廷。却又奏道。死是死
了。只是日期犯凶。小和尚來顯哩。行者聞言大怒。跳出
鍋來。揩了油膩。穿上衣服。掣出棒。搗過監斬官。着頭一下。
打做了肉團。道我顯甚麼魂哩。唬得衆官連忙解了八戒。
跪地哀告。恕罪恕罪。國王走下龍座。行者上殿。扯住道。陛
下不要走。且教你三國師也。下下油鍋去。那皇帝戰戰兢兢。
說道。三國師。你救朕之命。使下鍋去。莫教和尚打我羊力。

下殿照依行者脫了衣服跳下油鍋也那般支吾洗浴行者放了國王近油鍋邊叫燒火的添柴你伸手探了一把啞那滾油都冰冷心中暗想道我洗時滾熱他洗時却冷我曉得了這不知是那龍王在此護持他哩恁縱身跳在空中念聲唵字咒語把那北海龍王喚來我把你這個帶角的蚯蚓有鱗的泥鰍你怎麼助道士冷龍護住鍋底教他顯聖蓋我誰得那龍王啗啗連聲道放膽不敢相助大聖原來不知這個孽畜苦修行了一場脫得本壳却只是五雷法真受其餘都躡了傍門難歸仙道這個是他在小茅山學來的大開剗那兩個已是大聖破了他法現了

本相這一個也是他自己煉的冷龍只好哄瞞世俗之人
要子怎瞞得大聖小龍如今就收了他冷龍管教他骨碎
皮焦顯甚麼手段行者道趁早收了免打那龍王化一陣
狂風到油鍋邊將冷龍捉下海去不題行者下來與三藏
八戒沙僧立在殿前見那道士在滾油鍋裡打掙爬不出
來滑了一跌霎時間骨脫皮焦肉爛監斬官又來奏道萬
歲三國師煉化了也那國王滿眼垂淚手摸着御案放聲
大哭道

人身難得果然難不過真傳莫煉丹空有驅神咒水術
却無延壽保生丸聞明混忘涅槃徒用心機命不安早

覺這般輕折挫何如極食穩居山這正是

點金煉汞皮何濟 喚雨呼風總是空

畢竟不知師徒們怎的維持且聽下回分解

總評

人決不可有勝負心你看他三個道士只爲要贏反
觀爾輸了○嘗說棋以不着爲高兵以不戰爲勝畢
竟夾秋還是個第一手孫武子還是個敗軍之將也
世亦有知此者乎○前高黑風洞首砲理青獅子紅
孩兒等項都是金木水火土的別號作者以之爲魔
欲學者跳出五行也此處虎力鹿力羊力三道士亦

是虎車鹿車羊車的隱名作者之意亦欲人不以三車爲了義也讀西遊記者亦知之乎否也

第四十七回

聖僧夜阻通天水

金木垂慈救小童

世上自
不乏這
等痴人

却說那國王倚著龍牀，淚如泉湧，只哭到天晚不住。行者上前高呼道：「你怎麼這等昏亂？見放著那道士的屍骸，一個是虎，一個是鹿，那羊力是一個羚羊，不信時，撈上骨頭來看。那里人有那樣骷髏？他本是成精的山獸，同心到此害你，因見氣數還旺，不敢下手。若再過二年，你氣數衰，他就害了你性命，把你江山一股兒盡屬他了。幸我等日來除妖邪，救了你命，你還哭甚？哭甚急，打發關文送我出去。國王聞此，方纔省悟。那文武多官俱奏道：「死者果然是

省悟得
快些些

西遊記 卷之四
白鹿黃虎油鍋裡果是羊骨聖僧之言不可不聽國王道
既是這等感謝聖僧今日天晚敎太師且請聖僧至智淵
寺明日早朝大開東閣敎光祿寺安排素淨筵宴酌謝
送至寺裡安歇次日五更時候國王設朝聚集多官傳
快出招僧榜文四門各路張掛一壁厢大排筵宴擺駕出
朝至智淵寺門外請了三藏等共入東閣赴宴不在話下
却說那脫命的和尚聞有招僧榜個個欣然都入城來尋
孫大聖交納毫毛謝恩道長老散了宴那國王換了關文
同皇后嬪妃兩班文武送出朝門只見那些和尚跪拜道
傷口稱齊天大聖爺爺我等是沙灘上脫命僧人聞知爺

爺掃除妖孽，救拔我等。又蒙我王出榜招僧，特來交納毫毛，叩謝天恩。行者笑道：汝等夾了幾何？僧人道：五百名，半個不少。行者將身一抖，收了毫毛。對君臣僧俗人說道：這些和尚，實是老孫放了。車轎是老孫運轉，雙門穿夾脊，碎了。那兩個妖道，也是老孫打死了。今日滅了妖邪，方知是禪門有道，向後來再不可胡爲亂信。望你把三道歸一也。敬僧也，敬道也，養育人才，我保你江山永固，國王依天，感謝不盡。遂送唐僧出城去訖。這一去，只爲慳懃經三昧，努力修持光一元。曉行夜住，渴飲飢食，不覺的春盡夏殘。又是秋光天氣，一日天色已晚，唐僧勒馬道：徒弟，今宵何

處安身也。行者道：師父出家人，草說那在家人的話。三藏道：在家人怎麼出家人，怎麼行者道：在家人，這時候溫牀煖被懷中抱子，腳後蹬安自在，在睡覺，我等出家人，千里能勾，便是要帶月披星，食風宿水，有路且行，無路方入。八戒道：哥哥，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如今路多嶮峻，我挑著重担，著實難走，須要尋個去處好眠一覺，養養精神。明日方好推担，不然，却不累倒我也。行者道：趁月光再走一程，到有人家之所，再住。師徒們沒奈何，只得相隨行者，往前又行不多時，只聽得滔滔浪响。八戒道：罷了，來到盡頭路了。沙僧道：是一股水，撞住也。唐僧道：却怎生得渡。八戒

道等我試之。看深淺何如。三藏道。悟能你休亂談。水之淺深如何試得。八戒道。尋一個鵝卵石。拋在當中。若是激起水泡來。是淺。若是骨都都沉下有聲。是深。行者道。你去試試看。那趺子在路傍摸了一塊石頭。望水中拋去。只聽得骨都都泛起魚津。沉下水底。他道。深深深。去不得。唐僧道。你雖試得深淺。却不知有多少寬濶。八戒道。這個却不知。不知行者道。等我看。看。好大聖。縱筋斗雲。跳在空中。定睛觀看。但見那

洋洋光浸月。浩浩影浮天。靈派吞華岳。長流貫百川。千層洶浪滾。萬疊峻波顛。岸口無漁火。沙頭有鷺眠。茫然

渾似海一望更無邊。

急收雲頭，按落河邊。道師父寬哩寬哩去，不得老孫火眼金睛，白日裡常看千里，凶吉曉得是夜裡也。還看三五千里，如今通看不見邊岸，怎定得寬濶之數。八戒大驚，口不能言，聲音哽咽道：徒弟呵，似這等怎了。沙僧道：師父莫哭，你看那水邊立的，可不是個人麼？行者道：想是扳轡的漁人，等我問他去來。拿了鐵棒，兩三步跑到面前看處，呀，不是人，是一面石碑。碑上有三個篆文大字，下邊兩行有十個小字，三個大字，乃通天河，十個小字，乃徑過八百里，自古少人行。行者叫師父，你來看看。八戒看見，滴淚道：徒弟

我當年別了長安，只說西天易走。那知道妖魔阻隔，山水迢遙。八戒道：師父，你且聽是那里鼓鈸聲音，想是做齋的人家。我們且去趕些齋飯吃。問個渡口尋航，明日過去罷。三藏馬上聽得果然有鼓鈸之聲，却不是道家樂器，足是我僧家舉事。我等去來，行者在前面引馬，一行闐响而來。那里有甚正路，沒高沒低，漫過沙灘，望見一簇人家住處，約摸有四五百家，那也都住得好。但見

倚山通路，傍岸臨溪。

此時入夜矣

處處柴扉掩，家家竹院

沙頭宿鷺，夢魂清。柳外啼鶯，喉舌冷。短笛無聲，寒砧不韻。紅蓼枝搖月，黃蘆葉闌風。陌頭村犬吠，疎籬渡口老。

漁眠釣艇燈火稀，人煙靜，半空皎月如懸鏡。忽聞一陣白蘋香，却是西風隔岸送。

三藏下馬，只見那路頭上有一家兒，門外豎一首幢幡，中裡有燈燭發輝，香煙馥郁。三藏道：「悟空，此處比那山凹河邊，却是不同。有人間屋簷下，可以遮得冷露，放心穩睡，你都莫來，讓我先到那齋公門首告求，若肯留我，我就招呼汝等，假若不留，你却休要撒潑。」汝等臉帶醜露，只恐謊了人，闖出禍來，却倒無佳處矣。行者道：「說得有理，請師父先去，我們在此守待。」那長老才摘了斗笠，光著頭，抖抖褊衫，拖著錫杖，徑來到人家門外，見那門半開半掩，三藏不敢

插入聊站片時。只見裡面走出一個老者。項下掛著數珠。口念阿彌陀佛。徑自來關門。慌得這長老合掌高叫。老施主。貧僧問訊了。那老者還禮道。你這和尚却來遲了。三藏道。怎麼說。老者道。來遲無物了。早來阿。我舍下齋僧盂飽吃飯。熟米三升。白布一匹。銅錢十文。你怎麼這時纔來。三藏躬身道。老施主。貧僧不是趕齋的。老者道。既不趕齋來。此何幹。三藏道。我是東土大唐欽差往西天取經者。今到貴處。天色已晚。聽得府上鼓鈸之聲。特來告借一宿。天即就行也。那老者搖手道。和尚出家人。休打誑語。東土大唐到我這里。有五萬四千里路。你這等單身。如何來得。三藏

道老施工見得最是。但我還有三個小徒弟。山間路過水
香橋。保護貧僧。方得到此。老者道。既有徒弟。何不同來。教
請請。找舍下有處安歇。三藏回頭叫聲徒弟。這里來。那
者本來性急。八戒生來粗魯。沙僧却也莽撞。三個人聽
師父招呼。牽著馬。挑著担。不問好歹。一陣風闖將進去。那
老者看見。說得跌倒在地。口裡只說是妖怪來了。妖怪來
了。三藏攙起道。施主。莫怕。不是妖怪。是我徒弟。老者戰兢
說道。這般好俊師父。怎麼弄這樣醜徒弟。三藏道。雖然相
貌不終。却會降龍伏虎。捉怪擒妖。老者似信不信的扶
著唐僧慢走。却說那三個兇頭。闖入驛房上。拴了馬。丟下

行李那廳中原有幾個和尚念經，八戒掬著長嘴，噀道：「那和尚念的是甚麼經？」那些和尚聽見問了一聲，忽然擡頭，觀看外來人，嘴長耳大，身粗背膊寬，聲响如雷，咋行者與沙僧容貌更醜，滿廳堂幾衆僧，無人不害怕，鬧嚷還念經，班首教行罷，難願磬和鈴，佛像且丟下，一齊吹息燈，驚散光光乍，跌跌血爬爬，門限何曾跨，你頭撞我頭，似倒葫蘆架，清清好道場，翻成大笑話。

這兄弟三人，見那些人跌跌爬爬，鼓著掌，哈哈大笑。那老僧越加悚懼，磕頭掉腦，各顧性命，遁跑淨了。三藏攙那老者，到廳堂上，燈火全無，三人嘻嘻哈哈的還笑。唐僧罵道：

這滌物十分不善。我朝朝教誨，日日叮嚀。古人云：不教而善，非聖而何？教而後善，非賢而何？教亦不善，非愚而何？汝等這般撒潑，誠爲至下至愚之類。走進門，不知高低，諛口了老施主，驚散了念經僧，把人家好事都攪壞了。却不知「陪罪由」我，說得他們不敢回言。那老者方信是他徒弟，急急回頭作禮道：「老爺沒大事，沒大事，纔然關了燈，散了花，佛事將收也。」八戒道：「既是了帳，擺出湯散的齋來，我們吃了睡覺。」老者叫掌燈來，掌燈來，家裡人聽得大驚，小怪道：「廳上念經有許多香燭，如何又教掌燈？幾個童僕出來看時，這個黑河洞的，即便點火把燈籠一揀而至，忽擡頭見八

戒沙僧慌得丟了火把，忽抽身開了中門，往裡嚷道：妖怪來了！妖怪來了！行者拿起火把，點上燈燭，扯過一張交椅，請唐僧坐在上面，他兄弟們坐在兩傍。那老者坐在前面，正叙坐間，只聽得裡面門開處，又走出一個老者，拄着拐杖道：是甚麼邪魔，黑夜裡來我善門之家，前面坐的老者，急急起身，迎到屏門後道：哥哥莫嚷，不是邪魔，乃東土大唐取經的羅漢徒弟們，相貌雖兇，果然是相惡人善。那老者方才放下拄杖，與他四位行禮，禮畢，也坐了面前，叫看茶來，排齋，連叫數聲，幾個僮僕戰戰兢兢，不敢攏身。八戒忍不住，問道：老者，你這盛價兩卷走怎的？老者道：教他們捧

齋來侍奉老爺。八戒道：「幾個人伏侍？」老者道：「八個人。」八戒道：「這八個人伏侍那個？」老者道：「伏侍你四位。」八戒道：「那白面師父只消一個人，毛臉雷公嘴的只消兩個人，那晦氣臉的要八個人，我得二十個人伏侍方彀。」老者道：「這等說，想是你的食腸大些。」八戒道：「也將就看得過。」老者道：「有人，七大八小，就叫出有三四十人出來，那和尚與老者一問一答的講話，衆人方才不怕，却將上面排了一張桌，請唐僧上坐，兩邊擺了三張桌，請他三位坐，前面一張桌，坐了二位老者，先排上素果品菜蔬，然後是麵飯米飯，開香粉湯，排得齊齊整整。唐長老舉起筯來，先念一卷啟齋。」

此伏處處
扣俗且重
後可厭

經那跌子一則有些急吞二來有些餓了那里等唐僧經完拿過紅漆木碗來把一盤白米飯撲的丟下口去就了了物邊小的道這位老爺忒沒算計不籠慢頭怎的把飯籠了却不污了衣服八戒笑道不曾籠吃了小的道你不曾舉口怎麼就吃了八戒道兒子們便說慌分明吃了不信再吃與你看那小的們又端了碗盛一碗遞與八戒跌子幌一幌又丟下口去就了了衆僮僕見了道爺爺啞你是磨磚砌的喉嚨著實又光又溜那唐僧一卷經還未完他已五六碗過手了然後却纔同衆僧一齊吃齋跌子不論米飯麵飯果品閑食只怕一潑亂噎口裡還嚷添飯添

飯漸漸不見來了。行者叫道：「賢弟少吃些罷也。」強似在山
門裡忍餓，將就發得半飽也好。八戒道：「嘴臉常言道：齋
僧不飽，不如活埋哩。」行者教收了家火，莫採他。二老躬
身道：「不瞞老爺說，自日裡倒也不怕，但這大肚子長老也
齋得起百十寨，只是晚了。收了殘齋，只蒸得一石麵飯，五
十米飯，與幾桌素食，要請幾個親隣，與衆僧們散福，不期
你列位來，說得衆僧跑了。連親隣也不曾敢請。儘教都供
奉了列位，如不飽再教蒸去。」八戒道：「再蒸去。」話畢，
收了家火，桌席三藏俱身謝了齋供。纔問老施主高姓。老
者道：「姓陳。三藏合掌道：「這是我貧僧華宗了。老者道：「老爺

是說得
些話事
還像個
和尚

也姓陳。三藏道是俗家也。姓陳請問適纔做的甚麼齋事。
八戒笑道：師父問他怎的，竟不知道。必然是青苗齋，平安
齋，了場齋罷了。老者道：不是，三藏又問端的爲何。老
者道：是一場預修忒齋。八戒笑得打跌道：公公忒沒眼力。
我們是扯謊架橋哄人的大王，你怎麼把這謊話哄我和
尚家。豈不知齋事，只有個預修寄庫齋，預修填還齋。那里
有個預修忒齋的。你家人又不曾有死的，做甚麼齋。行者
聞言，暗喜道：這猓子乖了些也。老公公你是錯說了，怎麼
叫做預修忒齋。那二位欠身道：你等取經，怎麼不走正路。
却躡到我這里來。行者道：走的是正路，只見一股水擋住。

不能得渡。因聞鼓鈸之聲，特來造府，借宿。老者道：你們到水邊，可曾見些甚麼？行者道：止見一面石碑，上書通天河三字。下書經過八百里。自古少人行十字，再無別物。老者道：再往。上崖走走，好的。離那碑記，只有里許，有一座靈感大王廟。你未曾見？行者道：未見。請公公說說，何爲靈感？那兩個老者一齊垂淚道：老爺呵！那大王。

感應一方興廟宇，威靈千里祐黎民。年年庄上施甘露，歲歲村中落慶雲。

行者道：施甘露，落慶雲，也是好意思。公公怎麼傷情煩惱？何也？那老者踏脚捶胸道：這是一聲道：老爺呵！

雖則思多還有怨。總然慈惠却傷人。只因好吃童男女。
不是昭彰正直神。

行者道。要吃童男女麼。老者笑道。正是行者道。想必輪到你家了。老者道。今年正到舍下。我們這里有百家人家居住。此處屬車遲國元會縣所管。喚做陳家庄。這大聖一年一次。公要一個童男。一個童女。猪羊牲禮供獻他。他一頓吃了。係我們風調雨順。若不祭賽。就來降禍生災。行者道。你府上幾位令郎。二老搥胸道。可憐可憐。說甚麼令郎。羞殺我等。這個是我舍弟。名喚陳澄。老拙叫做陳澄。我今年六十三歲。他今年五十八歲。兒女上都艱難。我五十歲。

說六上

事虛釋

何又是

五十八

七仙點

上還沒兒子，親友們勸我納了一妾，沒奈何，弄下一房，生得一女，今年纔交八歲，取名喚做一秤金。八戒道：好貴名，怎麼叫做一秤金？老者道：只因兒女艱難，修橋鋪路，建寺立塔，佈施齋僧，有一本帳目，那里使三兩，那里使四兩，到生女之年，却好用過有三十斤黃金，三十斤爲一秤，所以喚做一秤金。行者道：那個的兒子麼？老者道：舍弟有個兒子，也是箇出今年七歲了，取名喚做陳闍保。行者問：何取此名？老者道：家下俱養闍聖爺爺，因在闍爺之位下求得這個兒子，故名闍保。我兄弟二人，今年歲數二，止得這兩人種，不期輪次到我家祭堂，所以不敢不獻，故此父子之情。

雄價一
半亦可
認

難割難捨。先與孩兒做個超生道場。故曰預修。齋者。此也。三藏聞言。止不住腮邊淚下道。這正是古人云。黃梅不落青梅落。老天偏害沒兒人。行者笑道。等我再問他。老公公。你府上有多大家當。二老道頗有些兒。水田有四五十頃。旱田有六七十頃。草場有八九十處。水黃牛有二三百頭。驢馬有三二十匹。猪羊鷄鵝無數。舍下也有吃不著的。陳裋穿不了的。衣服家財產業。也儘得數。行者道。你這等家業。也虧你省將起來的。老者道。怎見我省。行者道。既有這家私。怎麼捨得親生兒女祭賽。攥了五十兩銀子。可買一個童男。攥了一百兩銀子。可買一個童女。連絞纏不過

二百兩之數。可說留下自己兒女後代。却不是好。二老滴淚道。老爺你不知道。那大王甚是靈感。索來我們人家行走。行者道。他來行走。你們有見他是甚麼嘴臉。有幾多長短。二老道。不見其形。只聞得一陣香風。就知是大王爺爺來了。卽慙滿口焚香。老少望風下拜。他把我們這人家匙大碗小之事。他都知道。老幼生時年月。他都記得。只要親生兒女。他方愛用。不要說二三百兩沒處買。就是幾千萬兩也沒處買。這般一模一樣。同年同月的兒女。行者道。原來這等也罷也罷。你且抱你令郎出來。我看看。那陳清急入裡面。將閨孩兒抱出廳上。放在燈前。小孩兒那知死活。

妙
猴
趣
猴

籠著兩袖果子。跳跳舞舞的。吃著菓子。行者見了。默默念
聲咒語。搖身一變。變作那關保兒一般模樣。兩個孩兒攪
著。手在燈前跳舞。謊得那老者慌忙跪下。唐僧道。老爺不
當人子。不當人子。這老者道。纔然說話。怎麼就變作我兒
一般模樣。叫他一聲。齊應齊去。却惹了我們年壽。請現本
相。請現本相。行者把膽擻了一把。現了本相。那老者跪在
面前道。老爺原來有這樣本事。行者笑道。可像你兒子麼。
老者道。像像。果然一般嘴臉。一般聲音。一般衣服。一般
長短。行者道。你還沒細哩。取秤來。稱你可與他一般輕重。
老者道。是是。是一般重。行者道。似這等可祭賽得過麼。

老者道：「忒好忒好，祭得過了。」行者道：「我今替這個孩兒性命，留下你家香煙後代，我去祭賽那大王去也。」那陳清跪地磕頭道：「老爺果若慈悲，替得我送白銀一千兩與唐老爺做盤纏，往西天去。」行者道：「就不謝謝老孫。」老者道：「你已替祭沒了，你也。」行者道：「怎的得沒了？」老者道：「那大王吃了。」行者道：「他敢吃我？」老者道：「不吃，你好道嫌腥。」行者笑道：「任從天命，吃了我是我的命短，不吃是我的造化。」我與你祭賽去，那陳清只骨碌頭相謝，又先送銀五百兩，惟陳澄也不磕頭，也不說謝，只是倚著那屏門痛哭。行者知之，上前扯住道：「大老，你這不克我，不謝我，想是捨不得你女兒麼？」

陳澄纔跪下道是捨不得敢蒙老爺盛情救替了我姪子也殺了但只是老拙無兒止此一女就是我死之後他也哭得痛切怎麼捨得行者道你快去蒸上五斗米的飯整治些好素菜與我那長嘴師父吃教他變作你的女兒我兄弟同去祭賽索性行個陰騭救你兩個兒女性命如何那八戒聽得此言心中大驚道哥哥你要弄精神不肯我死活就要攀扯我行者道賢弟常言道鷄兒不吃無功之食你我進門感承盛齋你還嚷吃不飽哩怎麼就不與人家救些患難八戒道哥阿變化的事情我都不會哩行者道你也有三十六般變化怎麼不會三藏呼悟能你師兄

說得最是處得甚當。常言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一則感謝厚情。二來當積陰德。況涼夜無事。你兄弟要娶去來。八成道你看師父說的話。我只會變山變樹。變石頭。變鱗。像。變木牛。變大肚漢。還可。若變小女兒。有幾分難哩。行者道。老大莫信他。抱出你令媛來看看。陳澄急入裡邊。抱將一秤金女兒。到了廳上。家子妻妾大小不拘。老幼內外。都出來磕頭禮拜。只請救孩兒性命。那女兒頭上戴一個八寶垂珠的花翠箍。身上穿一件紅閃黃的紵絲襖。上套著一件官綠緞子棋盤領的披風。腰間繫一條大紅花綃裙。脚下踏一雙蝦蟆頭淺紅紵絲鞋。腿上穿兩隻綃金膝

真
叙
得
過

如今反
是和尚
的頭了
頭的身
子的多

初兒也拿著果子吃哩。行者道：八戒這就是女孩兒。你快變的像他。我們祭賽去。八戒道：哥啞，似這般小巧俊秀，怎變行者叫快些。莫討打。八戒慌了道：哥哥不要打，等我變了。看這獸子念動咒語，把頭搖了幾搖，叫變。真個變過頭來，就像女孩兒面目。只是獸子胖大，郎伉不像。行者笑道：再變變。八戒道：憑你打了罷。變不過來，奈何。行者道：莫成是丫頭的頭和尚的身了。天的這等不男不女，那怎生是好。你可佈起罡來。他就吹他一口仙氣，果然即時把身子變過，與那女兒一般。便教二位老者帶你寶眷，同令郎令愛進去，不要錯了一會家。我兄弟躲懶討乖，走進去時。

難識認你將好果子與他吃不可教他哭叫恐人王一時
知覺走了風訊等我兩人要子去也好大聖分付沙僧保
護唐僧我變作陳罔保八戒變作一秤金二人俱停當了
那問怎麼供獻還是糊子去是綁子去蒸熟了去是剉碎
了去八戒道尚尚莫要大意我沒這個本事老者道不敢
不敢只是用兩個江添丹盤滿一位生在盤內放在桌子
上著兩個後生抬一熟桌上把你們抬上廟去行者道好
好好拿盤子出來我們試試那老者即取出兩個丹盤行
者與八戒坐上四個後生抬起兩張桌子往天井裡走走
兒又擡回放在堂上行者歡喜道八戒相這般子走走要

要我們也是上臺盤的和尚了。八戒道：若是撞了去，還撞回來，兩頭撞到天明，我也不怕，只是撞到廟裡，就要吃哩。這個却不是要子。行者道：你只看著我，剗著吃我時，你就走了罷。八戒道：知他怎麼吃哩。如先吃童男，我便好跑；如先吃童女，我却如何。老者道：常年祭賽時，我這里有胆大的，鑽在廟後，或在俱桌底下，看見他先吃童男，後吃童女。八戒道：造化造化。兄弟正然談論，只聽得鑼鼓喧天，燈火照耀，打開前門，叫擡出童男童女來。這老者哭哭啼啼，那四個後生將他二人擡將出去，端的不知性命何如。且聽下回分解。

總評

他兩人能替人性命，真是大俠。然又談笑而爲之，不動一毫聲色，真聖也。

第四十八回

魔美奈風烈六

曾思拜佛履層水

話說陳家庄衆信人等將羊牲醴與行者八戒喧喧嚷嚷直擡至靈感廟裡將童男女設在上首行者回頭看見那供桌上香花蠟燭正面一個金字牌位上寫靈感大王之神更無別的神像衆信擺列停當一齊朝上叩頭道大王爺爺今年今月今日今時陳家庄祭主陳澄等衆信年甲不齊謹遵年例供獻童男一名陳關保童女一名陳一秤金猪羊牲醴如數奉上大王享用保祐風調雨順五穀豐登祝罷燒了紙馬各回本宅不題那八戒見人散

好提醒

了。對行者道：「我們家去罷。」行者道：「你家在那里？」八戒道：「往老陳家睡覺去。」行者道：「猷子，又亂談了。既免了他，須與他了這愿心才是哩。」八戒道：「你倒不是猷子，反說我是猷子。只哄他裏裏便罷，怎麼就與他祭賽當起真來？」行者道：「莫鬧說，爲人爲敵，一定等那大王來吃了，纔是個全始全終。不然，又教他降災貽害，反爲不美。」正說間，只聽得呼呼風响。八戒道：「不好了，風响是那話兒來了。」行者只叫：「莫言語。」等我答應頃刻間，廟門外來了一個妖邪，你看他怎生模樣。

金甲金盔燦爛新，腰纏寶帶繞紅雲。眼如晚出明星皎。

歌
非
振
振

牙似重排鏹齒分尾下煙霞飄蕩蕩。身邊霧縠暖薰薰。
行時陣陣陰風冷。立處層層煞氣溫。却似捲簾扶駕將。
由如鎮寺大門神。

那怪物攔住廟門問道。今年祭祀的是那家行者笑吟吟
的答道。承下問。庄頭是陳澄陳清家。那怪聞答。心中疑似
道。這童男胆大言談伶俐。常來供養受用的。問一聲不言
語。再問聲。唬了魂。用手去捉。已是死人。怎麼今日這童男
善能應對。怪物不敢來拿。又問童男女。叫甚名字。行者笑
道。童男陳關保。童女一秤金。怪物道。這祭賽乃常年舊規。
如今供獻。我當吃你。行者道。不敢抗拒。請自在受用。怪物

起

聽說又不敢動手，攔住門，喝道：「你莫頂嘴，我常年先吃童男，今年到要先吃童女。」八戒慌了道：「大王還照舊罷，不要吃壞例子。」那怪不容分說，放開手，就捉八戒，欲子撲的跳下來，現了本相，掣釘耙，劈手一築，那怪物縮了手，住前就走，只聽得噹的一聲响，八戒道：「築破甲了。」行者也現本相看處，原來是冰盤大小兩個魚鱗，喝聲趕上，二人跳到空中，那怪物因來赴會，不曾帶得兵器，空手在雲霧間問道：「你是那方和尚，到此欺人，破了我的香火，壞了我的名聲。」行者道：「這怪物原來不知我等乃東土大唐聖僧三藏，奉欽差西天取經之徒弟，昨回夜寓陳家，聞有邪魔假號。」

新
齊
王
張
王
安
用

年年嬰童男女祭賽是我等慈悲拯救生靈。你這淫
物趁早實實供來。一年吃兩個童男女。你在這里稱了錢。
年大王吃了多少男女。一個個筭還我。饒你死罪。那提
言就走。被八戒又一釘耙。未曾打著他。化一陣狂風。鑽入
通天河內。行者道。不消趕他了。這怪想是河中之物。且待
明日設法拿他。送我師父過河。八戒依言。徑回廟裡。擺
豬羊祭禮。連桌面一齊搬到陳家。此時唐長老。沙和尚。其
陳家兄弟。正在廳中候信。忽見他二人。將豬羊等物。都呈
在天井裡。三藏迎來問道。悟空。祭賽之事何如。行者將那
稱名。趕怪鎖入河中之事。說了一遍。二老十分歡喜。即命

打掃廂房。安排牀鋪。請他師徒就寢不題。却說那怪得命
回歸水內。坐在宮中。默默無言。水中大小眷族問道。大王
每年享祭回來歡喜。怎麼今年煩惱。那怪道。常年享畢。還
帶此餘物與汝等受用。今日連我也不曾吃得。造化低。撞
著一個對頭。幾乎傷了性命。衆水族問大王是那個。那怪
道。是一個東土大唐聖僧的徒弟。往西天拜佛求經者。假
裝男女。坐在廟裡。我被他現出本相。險些兒傷了性命。一
向聞得人講唐三藏乃十世修行好人。但得吃他一塊肉。
延壽長生。不期他手下有這般徒弟。我被他壞了名聲。破
了香火。有心要捉唐僧。只怕不得能較。那水族中閃上一

此變亦
通

個班衣。鰲婆對怪物跏跏拜拜，笑道：「大王要捉唐僧，有何難處？但不知捉住他，可賞我些酒肉。」那怪道：「你若肯謀合，同用力，捉了唐僧，與你拜為兄妹，共席享之。」鰲婆拜謝了道：「久知大王有呼風喚雨之神通，攪海翻江之勢力，不知可會降雪？」那怪道：「會降，又道既會降雪，不知可會作冷結冰。」那怪道：「更會鰲婆鼓掌笑道：『如此極易極易。』」那怪道：「你且將極易之功講來我聽。」鰲婆道：「今夜有三更天氣，大王不必遲疑，趁早作法，起一陣寒風，下一陣大雪，把通天河盡皆凍結。著我等善變化者，變作幾個人形，在於路口，皆包持傘，担担推車，不住的在水上行走。那唐僧取經之心，

人曰知

人不知

人更甚

著眼

不通之
極可憐

甚急看見如此人行，斷然踏冰而渡。火工穩坐河心，待他
脚踪响處，迸裂寒冰。連他那徒弟們，一齊墜落水中。一股
可得也。那怪聞言，滿心歡喜道：甚妙甚妙。卽出水府，踏長
空，與風作雪，寒威寧凍成冰，不題。却說唐長老師徒四人，
歇在陳家將近天曉，師徒們衾寒枕冷，八戒咳嗽打戰，睡
不得，叫道：師兄冷呵。行者道：你這猢猻子，忒不長俊。出家人
寒暑不侵，怎麼怕冷。三藏道：徒弟果然冷。你看，就是那
重衾無暖氣，袖手似揣冰。此時敗葉垂霜葢，蒼松掛凍
鈴。地裂因寒甚，澗平爲水澌。漁舟不見叟，山寺怎逢僧。
樵子愁柴少，王孫喜炭增。征人鬚似鐵，詩客筆如菱。皮

襖猶嫌薄，貂裘尚恨輕。薄圍僵老衲，紙帳旅魂驚。繡被重裯，渾身戰抖鈴。

師徒們都睡不得，爬起来，穿了衣服，開門看處呀。外面白茫茫的，原來下雪哩。行者道：「怪道你們害冷哩，却是這般大雪。」四人眼同觀看，好雪，但見那

彤雲密佈，慘霧重侵。彤雲密佈，朔風凜凜，號空慘霧重侵。大雪紛紛，益地真個是六出花片，飛瓊千林樹株。株帶玉，須臾積粉，頃刻成鹽。白鸚歌失素，皓鶴羽毛。翅平添吳楚，千江水壓倒東南。幾樹梅，却便似戰退玉龍。三百萬果然如敗鱗，殘甲滿天飛。那里得東郭履，哀安

臥孫康映讀更不見子猷舟王恭慙蘇武食毡但只是
幾家村舍如銀砌萬里江山似玉團好雪柳絮漫橋梨
花蓋舍柳絮漫橋橋邊漁叟掛蓑衣梨花蓋舍舍下野
翁煨榾柮客子難沽酒蒼頭苦覓梅酒洒瀟瀟裁蝶翅
飄飄蕩蕩剪鵝衣團團滾滾隨風勢叠叠層層道路迷
陣陣寒威穿小幙颼颼冷氣透幽幃豐年祥瑞從天降
堪賀人間好事宜

那場雪紛紛灑灑果如剪玉飛綿師徒們嘆說多時只見
陳家老者著兩個僮僕折開道路又兩個送出熱湯洗面
須臾又送滾茶乳餅又擡出炭火俱到廂房師徒們叙坐

長老問道。老施主。貴處時令。不知可分春夏秋冬。陳老笑
道。此間雖是僻地。但只風俗人物。與上國不同。至于諸凡
穀苗牲畜。都是同天共日。豈有不分四時之理。三藏道。既
分四時。怎麼如今就有這般大雪。這般寒冷。陳老道。此時
雖是七月。昨日已交白露。就是八月節了。我這里常年八
月間。就有霜雪。三藏道。甚比我東土不同。我那里交冬節
方有之。正話間。又見僮僕來。安桌子請吃粥。粥罷之後。雪
比早間又大。須臾平地有二尺來深。三藏心焦垂淚。陳老
道。老爺放心。莫見雪深憂慮。我舍下頗有幾石糧食。供養
得老爺們半生。三藏道。老施主。不知貧僧之苦。我當年蒙

功不成
便不得
回故土
此意可
忍看眼
著眼

聖恩賜了肯意，大駕親送出閔唐王御手擎盂奉錢，問道幾時可回。貧僧不知有山川之險，順口回奏，只消三年可取經回國。自別後，今已七八個年頭，還未見佛面，恐違了欲限。又怕的是妖魔兇狠，所以焦慮。今日有緣得寓廬，不期昨夜忽遇網略施，小惠報答，實指望求一船渡過河，不期天降大雪，道路迷漫，不知幾時纔得功成回故土也。陳老爺老爺放心，正是冬的日子過了，那里在這幾日。且待天晴化了冰，老拙傾家費產，必處置還老爺過河。只見一僮又請進早齋，到廳上吃畢，叙不多時，又午齋相繼而進。三藏見品物豐盛，許回不安道：「既蒙見留，只可以家常相。」

陳

老道老爺感蒙替祭救命之恩。雖逐日設筵奉款。也難酬難謝。此後大雪方住。就有人行走。陳老見三藏不懶。又打掃花園。大盆架火。請去雪洞裡。閑耍散悶。八戒笑道。那老兒忒沒笑計。春二三月好賞花。因這等大雪。又冷賞。說何物。行者道。獸子不知事。雪景自然幽靜。一則遊賞。二來與師父寬懷。陳老道正是。正是。遂此邀請到園。只見

景值三秋。風光如臘。蒼松結玉。蔬衰柳掛銀。花墻下玉苔堆粉屑。牕前翠竹吐瓊芽。巧石山頭養魚池內。巧石山頭。削削尖峰排玉笋。養魚池內。清清活水作冰盤。岸芙蓉。嬌色淺。備崖木。撐嫩枝垂。秋海棠。全然壓倒臘

梅樹聊發新枝，牡丹亭、海榴亭、丹桂亭、亭盡鵝毛堆積，放懷處，款客處，遣興處，處處皆蝶翅鋪漫，兩邊黃菊玉結金，幾樹丹楓紅間白，無數閑庭冷難到，且觀雪洞冷如春，那裡邊放一個獸面像足，銅火盆，熱烘烘炭火，纔生那上下有幾張虎皮搭，苦漆交椅，軟溫溫紙牕鋪設。

那壁上掛幾軸名公古畫，却是那

七賢過關，寒江獨釣，登嶂層巒，圍雪景，蘇武食毡，折梅逢使，瓊林玉樹，寫寒文，說不盡那家，近水亭，魚易買，雪迷山徑，酒難沽，真個可堪容膝處，笑來何用訪蓬壺。

衆人觀翫良久。就于雪洞裡坐下。對隣叟道取經之事。又捧香茶飲畢。陳老問列位老爺可飲酒麼。三藏道貧僧不飲。小徒畧飲幾盃。素酒。陳老大喜。卽命取素果品。頓暖酒。與列位湯寒。那僮僕卽擡果盞。與兩個隣叟各飲了幾盃。收了家火。不覺天色將晚。又仍請到廳上晚齋。只聽得街上行人。都說好冷天呵。把通天河凍住了。三藏聞言道。悟空凍住河。我們怎生是好。陳老道乍寒乍冷。想是近河邊淺水處凍結。那行人道。把八百里都凍的似鏡面一般。路口上有人走哩。三藏聽說有人走。就要去看。陳老道老爺莫慌。今日晚了。明日去看。遂此別却隣叟。又晚齋畢。飯

然歇在廂房。及次日天曉，八戒起來道：「師兄，今夜更冷，想
沁河凍住也。」八戒迎著門朝天禮拜道：「衆位護教大神，第
子一回西來，皮心拜佛，苦歷山川，更無一聲報怨。今至于
此，感得皇天祐助，結凍河水，弟子空心權謝，待得經回，奏
上唐皇，竭誠酬答，禮拜畢，遂教悟淨背馬，越水過河。陳老
又道：「莫忙，待幾日，雪融水解，老拙這里辨船相送。」沙僧道：
「就行也不是話，再住也不是話。」口說無憑，耳聞不如眼見。
我背了馬，且請師父親去看看。陳老道：「言之有理。」教小的
們快去背我們六匹馬來。且莫背唐僧老爺馬，就有六個
小僧跟隨，一行人徑往河邊來看。這一個是

雪積如山，黛雲收破曉。曉晴，玉樓寒塞千峰瘦。冰結江洲，
一片平。朔風凜冽，霜冷移。池魚畏密藻，野鳥戀枯槎。
塞外征夫俱墮損，江頭鴛鴦子亂敲牙。裂蛇腹，斷鳥足，果
然冰山千百尺。萬壑空浮銀。一川寒浸玉。東方自信出
僧菴，北地果然有窟窟。窟王祥臥光武渡，一夜溪橋連底
固。曲沼縈稜層，深淵重疊。通天澗水更無波，皎潔冰
漫如陸路。

三藏與行人到了河邊，勒馬觀看，真個那路口上有人
行走。三藏問道：「施主，那些人上冰往那里去？」陳老道：「河那
邊乃西梁女國，這起人都是做買賣的。我這邊百錢之物，

世情和
此真矣
可

著眼

到那邊可值萬錢。那邊百錢之物。到這邊亦可值萬錢。利
重本輕。所以人不顧死生而去。常年家。有五七人一船。或
十數人。一船。飄洋而過。見如今河道凍住。故捨命而步行
也。三藏道世間事。惟名利最重。似他爲利的。捨死忘生。我
弟子奉旨全忠也。只是爲名。與他能差幾何。教悟空快回
施主家。收拾行囊。叩背馬匹。趁此層冰。早奔西方去也。行
者笑吟吟答應。沙僧道。師父呵。常言道。千日吃了千升米。
今已托賴陳府上。且再住幾日。待天晴化凍。纔歸而過。忙
中恐有錯也。三藏道。悟淨。怎麼這等愚見。若是正二月一
日。暖似一日。可以待得凍解。此時乃八月一日。冷似一日。

新言語

如畫

如何可便望解凍。却又不又慢了半載行程。八戒跳下馬來。你們且休講閑口。等老翁試看。有多少厚薄。行者道。馱子前夜試水。能去拋石。如今冰凍重漫。怎生試得。八戒道。師兄不知。等我舉釘鈿。鈿他一下。假若築破。就是冰薄。且不敢行。若築不動。便是冰厚。如何不行。三藏道。正是說得有。理。那馱子撩衣。邁步走上河邊。雙手舉鈿。儘力一築。只聽撲的一聲。築了九個白跡。手也振得生疼。馱子笑道。去搨去得連底都搨住了。三藏聞言。十分歡喜。與眾同回陳家。只教收拾走路。那兩個老者。苦留不住。只得安排些乾糧。煑炒做些燒餅。饅饅。相送一家子。磕頭禮拜。又捧出一盤。

就似真
的一條
奇矣

子散碎金銀跪在面前道多蒙老爺活子之恩聊表塗中
一飯之敬三藏擺手搖頭只是不受道貧僧出家人財帛
何用就途中也不敢取出只是以化齋度日爲正事收了
乾糧足矣二老又再三央求行者用指尖兒捻了一小塊
約有四五錢重遞與唐僧道師父也只當些襯錢莫教空
負二老之意遂此相向而別徑至河邊水上那馬蹄滑了
一滑險些兒把三藏跌下馬來沙僧道師父難行八戒道
且住問陳老官討個稻艸來我用行者道要稻艸何用八
戒道你那里得知要稻艸包著馬蹄方纔不滑免教跌下
師父來也陳老在岸上聽言急命人家中取一束稻艸却

請僧上岍下馬。八戒將草包裹馬足。然後踏水而行。別
陳老離河邊。行有三四里遠近。八戒將九環錫杖。遞與唐
僧道。師父。你橫此在馬上。行者道。這猷子。奸詐。錫杖原是
你拿的。如何又叫師父拿著。八戒道。你不曾走過冰凍。不
曉得。凡是冰凍之上。必有冷眼。倘或躑者。冷眼脫將下去。
若沒橫担之物。骨都的落水。就如一個大鍋蓋蓋住。如何
鑽得上來。須是如此架住。方可行者暗笑道。這猷子。到是
個積年走冰的。果然都依了他。長老橫担著錫杖。行者橫
担著鐵棒。沙僧橫担著降妖寶杖。八戒肩挑著行李。腰橫
番釘鈿。師徒們放心前進。這一直行到天晚。吃了些乾糧。

却又不散久停對著星月光華觀的冰凍土亮灼灼白茫
茫只情奔走果然是馬不停蹄師徒們莫能合眼走了一
夜天明又吃些乾糧望西又進正行時只聽得水底下撲
喇喇一聲响亮險些兒誑倒了白馬三藏大驚道徒弟啞
怎麼這般响亮八戒道這河試也凍得結實冷冷响下或
者這半中間連底通銅住了也三藏聞言又驚又喜策馬
前進躡行不題却說那妖邪自從回歸水府引眾精在于
水下等候多時只聽得馬蹄响處他在底下弄個神通滑
喇的迸開冰凍慌得孫太聖跳上空中早把那白馬落于
水內三人盡皆脫下那妖邪將三藏捉住引群精徑回水

府屈聲高叫。鰥妹何在。老鰥婆迎門施禮道。大王不敢不
敬。妖邪道。賢妹何出此言。一言既出。駟馬難追。原說聽從。
汝計。捉了唐僧。與你拜爲兄妹。今日果成妙計。捉了唐僧。
就好昧了前言。教小的們。擡過案卓。磨快刀來。把這和尚。
剖腹剜心。剝皮剛肉。一壁廂。响動樂器。與賢妹共而食之。
延壽長生也。鰥婆道。大王且休吃他。恐他徒弟們尋來。炒
鬧。且寧耐兩日。讓那廝不來尋。然後剖開。請太王上坐。衆
眷族環列。吹彈歌舞。奉上大王。從容自在享用。却也不好也。
那怪依言。把唐僧藏在宮後。使一個六尺長的石匣。蓋在
中間不題。却說八戒沙僧。在水裡撈著行囊。放在白馬身

上馱了，分開水路，湧浪翻波，負水而出，只見行者在半空中看見問道：師父何在？八戒道：師父姓陳名到底了，如今沒處找尋，且上岸再作區處。原來八戒本是天蓬元帥，臨凡他當年掌管天河，八萬水兵大衆，沙和尚是流沙河內出身，白馬本是西海龍孫，故此能知水性，大聖在空中指引，須臾回轉東岸，晒晒了馬匹，捻捻了衣裳，大聖雲頭按落，一同到那陳家庄上，早有人報與二老道：四個取經的老爺，如今只剩了三個來也。兄弟即忙接出門外，果見衣袋還濕，道：老爺們，我等那般苦留，却不肯住，只要這樣方休，怎麼不見三藏老爺？八戒道：不叫做三藏了，改名叫做

陳到底也。二老垂淚道：可憐可憐。我說等雪融條艇相送，堅執不從，致令喪了性命。行者道：老兒莫替古人耽愛。我師父管他不死長命。老孫知道，決然是那靈感大王弄法，笑計去了。你且放心，與我們漿漿衣服，晒晒關文，取艸料，喂著白馬，等我弟兄尋著那廝，救出師父，索性剪艸除根，替你一庄人除了後患。庶幾永永得安生也。陳老聞言，滿心歡喜，即命安排齋供。兄弟三人，飽煖一頓，將馬匹行囊，交與陳家看守。各整兵器，徑赴水邊，尋師擒怪。正是

悞踏層冰傷本性。

太舟戲漏忘周全。

畢竟不知怎麼救得唐僧，且聽下回分解。

總評

卷前七回

人見妖魔要吃童男童女。便以爲怪事。殊不知世上有父母自吃童男童女的。甚至有童男自吃童男童女。自吃童女的。比比而是。亦常事耳。何怪之有。或問何故。曰。以童男付之庸師。童女付之淫嫖。此非父母自吃童男女乎。爲男者。自甘爲囚人。爲女者。自甘爲妬婦。喪失其赤子之心。此非童男女自吃童男女乎。或鼓掌大笑曰。原來今日却是妖魔世界也。余亦笑而不言。